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：江苏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：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，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，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，气象惨淡，乾坤大变，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；众人物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，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7 可惜探春偏是女儿身

贾琏催问：“他究竟怎么说的？”兴儿道：“不敢学舌。”王夫人道：“谁说的归谁，没你的事。”

兴儿方说下去：“说是江南甄家来些婆子，运来好些东西。那甄家是圣上定的罪抄的家，咱们府不是帮着藏匿罪产么？戢弹打来鸟自飞，及时抽身为上策。他这么一说，好多人都慌了。要不怎么这些天府里谣言比夏天蚊子还多，乱象层出哩。吴总管他们今天怕就是抽身避祸去了。”

王夫人叹道：“这就是我们宽待怜恤下人的报应么！”

贾琏命兴儿夫妇立刻去报官要紧。王夫人和凤姐也说事到如今别无良策了。

探春此时站起来言道：“竟且慢报官。一来吴总管吴姐姐究竟为何失踪，并无负罪的实据。二来府里乱象的根源，还是谣诬乱心，就算把吴总管吴姐姐找回来，责了罚了，也只是头疼医头，并非把全身经路疏通。”

王夫人问：“你有什么良策？”

探春道：“谣诬止于安民。要安民，先顺心。欲顺心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”凤姐问：“好妹妹，说那些个亮

话？”探春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这里会议妥了，就把府里大小头目悉数传来，狠下一安民告示。”

探春道：“第一桩，索性道明白，那甄家送来的东西，原是我们府里存在甄家的，他们物归原主，顺理成章。你们不是担心圣上追究吗？第二桩，前日宫里夏太监派小太监来府里，送来元妃娘娘所赐的凤藻宫大石榴，现就在那边正堂里，足摆满三个银盘，有的那石榴，都裂了口子，露出珊瑚般的籽粒。可见我大姐姐在宫里，圣眷日隆，更有天大喜事，孕育其中。与其蝎螫螫传那什么藏匿罪产的谣言，莫若观观这恩赐的满籽满福的大石榴。第三桩，越性把话说破，月有阴晴圆缺，家有盛衰起伏，事有翻覆消长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趋利避祸，人之常情。如今吴新登夫妇擅离职守，或自有他们的私心算盘。只是大家想想清楚，若说害怕甄家的事情落到贾家头上，则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不说臣下本有过失，就是无瑕无疵，圣上的责罚惩戒，只在一念之间，不管你投靠在那家，终究都是一道一理，来则承受，无可抱怨。只是眼下

宫赐石榴俨然，无风无雨更无雷，放着太平日子，为何不多沐些阳光雨露，同舟共济，慎终追远？”

凤姐先赞道：“真真三姑娘好大心胸，更好口才，我先心服口服！”王夫人贾琏频频颌首。

探春又道：“道理讲完，且须务实。第一件，那吴新登若果真是卷逃匿藏，先把账查清，把亏空算准，再报官追究，就是人一时找不到，先把他宅子罚没，少补亏空也罢。第二件，谕示所有人等，心走人不留。凡聘来的，愿离府另攀高枝的，好说好散。凡府里花银子买来，愿赎身的，皆予放行。就是府里家生家养的，只要道出真心话，想离府的，亦度情循理，乐得施恩。前些时，凤姐姐不就允了林之孝的请求，放那林红玉出去，嫁给西廊下我们本家五嫂子的儿子贾芸了吗？”

凤姐道：“正是。饶没要赎银，我们还陪送了许多。”

探春道：“第三件，甘心留下的，我们也把话撂清楚，府里原摊子太大，靡费过甚，今后精兵简政，银子力气皆要用在刀刃上。少不得大家辛苦些。那减省省下的月银，拿出五成，专奖励那些不信谣不传

谣忠心耿耿维护太平的人物。大家看如此疏通治理可好？”王夫人贾琏夫妇听了，皆称至妥至善。当即按探春所言行事。大小头目听谕后传达各处，果然人心趋稳，谣言渐息，怠慢混乱有所遏止。

贾政朝中归来，王夫人细说端详，赞毕探春又叹：“可惜偏是女儿身，眼看就是别人家了。”

贾政道：“南安郡王那边择的吉日，是明春惊蛰后。趁他出阁前这段日子，还可发挥他理家之所长。就是出了阁，同在一城，归宁也是容易的。他在那边理家之余，娘家这边，仍有用武之地。”

王夫人趁便提出：“娘娘已有身孕，更不能省亲。大观园摊子太大，且迎姑娘去了，蘅芜苑荒了，剩下的病的病，怪的怪，再说宝玉大了，更不比从前，依我的想法，莫若把他，还有三姑娘，四姑娘，林姑娘，还都接到这边来住。宝玉就住这正房西边那几间，林姑娘仍随老太太住，三姑娘，四姑娘仍住这正房后头，就是明春三姑娘出了阁，四姑娘一个人住后头也无碍。”

贾政道：“迁出园子是正理。只是宝玉还不忙婚娶，老太太更愿意他在眼前，就暂安插在老太太那边为宜。”

王夫人本不愿宝玉、黛玉归于一处，贾政既指示了，也只好照办。

一棵树跟着一个人走吗

婆说铁栓和土根去山根砍树去呀，来通知她去马勺家帮忙哩。狗尿荅说：是不是要砍那棵粗桐树做棺材呀？

婆说：你咋知道？狗尿荅说：我做了个梦。他开始穿衣服。

婆说：梦？你就不做个好梦！外边冷，再睡一会，起来了把院墙头上的干红薯萝卜取下来给猪揉些糠。婆拢好了头发要出门了，又问家里有枚铜钱放在哪儿了，人一老嘴里要噙枚铜钱的。

狗尿荅说：咱的钱让她噙？婆说：铜钱你有用啊？！

狗尿荅说：那在后窗台上。

婆去取铜钱，突然说：啊姊妹，你咋说走就走了，你比我小得多呀，你就走了？！

马勺他妈一死，古炉村的人家，不论是姓朱的，姓夜的，还有那些杂姓，都胳膊下夹一刀麻纸去马勺家祭奠，并忙活着去料理丧事。

婆已经在马勺家呆了大半天，她懂得灵桌上应该摆什么，比如献祭的大馄饨馍，要蒸得虚腾腾又不能开裂口子，献祭的面片不能放盐醋葱蒜，献祭的面果子是做成菊花形在油锅里不能炸得太焦。

比如怎样给亡人洗身子，梳头，化妆，穿老衣，老衣是单的棉的穿七件呢还是五件，是老衣的所有扣门都扣上呢，还是只扣第三颗扣

门。这些老规程能懂得的人不多，而且婆年龄大了，得传授给年轻人，田芽就给婆做下手，婆一边做一边给田芽讲。

婆不在家，狗尿荅把干红薯萝卜从院墙头上取下来，在筐篮里揉了几筛子糠，到了中午，去了马勺家一趟，原想能赶上一顿好饭吃，但马勺家日子也不好，只借了开合家八十斤稻子去碾米，准备着出殡那日做饭招呼村人，而老人停放的这几天只给来帮忙的人吃包谷糝糊汤。

狗尿荅看见那棵粗桐树已经被别人砍了回来，冯有粮、铁栓，还有土根和牛路在轮换着锯板。

湿木头锯起来还流水，水浸在地上把冯有粮滑了个趔趄，就喊着狗尿荅铲些土来垫地。狗尿荅提了笼子到院门外铲土，半香和戴花在那里刮土豆皮，半香的棉裤短，一坨蹴光腿脖子就露出来，上边爬着一条红蚯蚓。

狗尿荅走近看了，不是红蚯蚓，是血，说：你腿也流血哩？

半香一看，哎哟一声就用手捂住了，戴花说：你鬼哟，咋不夹些棉套子，快去厕所收拾去！

半香就往厕所跑，狗尿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还看着半香。戴花说：你看啥哩？！

狗尿荅说：秃子金打她啦？

戴花说：啊，打了。你说也流血了，谁还流血了？

狗尿荅说：桐树流血哩。

戴花说：桐树流血哩？

狗尿荅说：你去看么，锯出来的水颜色红红的。

戴花就高声问院里解板的牛路：牛路，树锯开流水了吗？

牛路说：流水哩，冬天的树么狗日的流这么多水！

戴花说：颜色是红的？牛路说：又不是流血哩咋能是红的？

戴花就小声说：狗尿荅，别胡说！你害红眼了？

狗尿荅铲了土去垫锯板的地上，地上的水明明还是红的嘛，就不再说话，觉得自己可能是害了红眼。他没事了，坐到了山墙下，那里长着一棵香椿，香椿碗口粗了，通体微红，怎么又是微红呢？

天布的媳妇也往山墙后的厕所去，他说：这香椿是不是红的？

天布的媳妇说：红的。咋啦？

狗尿荅说：哦。没咋。

天布的媳妇说：神经病！

狗尿荅心想：这香椿将来要跟着马勺走吗？这古炉村这么多树，都要一棵树跟着一个人走吗？

上房台阶上铺着一张芦席，三婶和面鱼儿老婆在给马勺他妈缝入殓用的被子和褥子，三婶一根针用完了，再拿线穿针穿不过去，给狗尿荅说：你坐在那里发啥呆哩，来穿个针。

狗尿荅过去穿针，三婶给面鱼儿老婆说：人咋这脆呀，马勺说他妈昨晚上还好好好的，原本要蒸些红薯吃，他妈说，熬啥呀，能省一顿是一顿，明日吃。今早上他起来，去他妈的卧屋里要倒尿盆子，他妈炕上的被子一半掉在炕下。他还说，妈，妈，你咋把被子不盖好？过去一看，他妈已经没气了。唉，她到底没吃上那一顿熬红薯。

狗尿荅说：她一定以为她是瞌睡的，还在瞌睡着，瞌睡醒来了要吃熬红薯哩。

三婶说：你知道个屁，人死了咋就是还瞌睡着？！

狗尿荅说：我睡觉时只知道我要睡呀就不知道是啥时候睡着了的。

29



《古 炉》

◆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：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，以文字为笔、记忆为墨，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，这个宁静村落，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◆作者：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在书中相遇。围绕着中国汉字，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，中文系的研究生，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，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，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13 人的世界有什么，书的世界里就有什么

“爽”听着桑南的经历，越听越感兴趣。听到后来，他忽然感叹地说道：“啊！怪不得这几天大家传说，有个人要到我们这里来，我还奇怪，人那么大，怎么能到这里来呀！现在明白了！明白了！”

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桑南问。

“这里是书的世界，说是字的世界也成……”

“书的世界？字都能活动？都会说话？”

“是呀！”“爽”点点头。

“我说的话你都能听懂？”桑南问。

“那当然，你说的不是汉语吗？”“爽”回答。

桑南又看看四周，不再说话，又微微闭上眼睛，默默地小声叨念：“一切都恢复原状吧！别让我做梦了，我现在要的是清醒和正常……”

好长时间过去了，桑南还闭着眼睛。

“爽”急了：“喂，我说这个人！你不能在这里睡觉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，我要走了。再有谁绑架你我可不管了。”

桑南睁开眼睛，他本以为已经恢复了正常，结果还是生活在字的世界里，他有些慌了。

“要不，你跟我走吧！”“爽”说。

“我怎么能跟你走？我得回去……你告诉我，怎么才能回去？”

“回哪儿？”

“当然是回人的世界。”

“爽”摇摇头：“我怎么知道呢。”

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片喊杀声。

桑南回头一看，大约有几十个字正朝这里冲过来，为首的是“尖”和“变”。来者不善，气势汹汹，手里还拿着刀枪。

“你看见了？”“爽”说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“你跟我走怎么样？”“爽”说。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现在还管去哪里！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说。”

眼看情况危急，桑南只得跟着“爽”离开“烽火台”，朝一片树林跑去。

桑南第一次看见字的奔跑很是惊奇，“爽”的步伐很大，他发现

自己要用力才能勉强跟得上。没过多一会儿，桑南就上气不接下气了。追兵的呐喊声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。

前面出现了两条路。一条大路，一条小路。

“爽”把桑南拉上了小路，继续奔跑。这小路是条山路，不但杂草丛生而且还有很大的坡度，要命的是天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。桑南大口喘着粗气，脚步慢了下来。“爽”使劲往上拽着他，这才让桑南省了些力气，不至于停下来……

“你们——这里——也下雨？”桑南惊奇地问道。

“也下雨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说，在人间下雨，在书的世界里也下雨……”

“人的世界有什么，书的世界里就有什么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人世界中的山水树木、花鸟虫鱼在这里也都有吗？”

“当然！书是什么？书写的不就是人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吗！”

桑南突然醒悟到，人是大自然中的生灵，字就是书中的生灵，人为什么要写字，其实，字就是人的

生灵啊！

桑南点点头，看看“爽”，他发现水滴滴在“爽”的身上就像滴在油纸上面，化为更小的水珠四溅开来。啊！他们可能是油墨的身体，不沾水吧！桑南想。

翻过了山头，雨停了，后面的追杀声听不见了。“爽”松开桑南，让他自由地喘气，一会儿的工夫，桑南的呼吸恢复了正常。

放眼望去，前面的地势开阔起来，一片小小的村庄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茅草的屋顶在树木的掩映之下时隐时现，远处似乎还有潺潺的水声……桑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

小路渐渐变宽了，前面出现了一间小小的茅屋，竹篱笆围成的院子里盛开着杏花，柴门半掩。桑南和“爽”正要上前，只听见茅屋里传来一个女子诵读的声音：“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谁令骑马客京华……”

听见这声音，桑南呆住了，此时此地居然有这样的声音诵读南宋诗人陆游的诗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，一定是像他一样的人。听声音还是个女生，而且十分熟悉。桑南猛地悟到，这声音就是他梦中女孩的声音，心中顿时一阵狂喜。于是情不自禁地跟诵读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……”